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九

方岳

巨山

簡劄

與吳侍郎

某於尊兄朋友則人倫也兄弟則猶天倫也乃者職事之間不圖爲左右者所交鬪一時督過雖未深諒區區之素心然以襟度如兄識見如兄必能地負海涵容而載之茲聞前驅戒嚴移鎮藩輔瞻言江水實用黯然此非人情之虛談竿牘之常語也區區慕戀豈不欲跨浮玉之山望登瀛之舟以吐露其胸次之一二秋防正急恐或者又以爲不然憂讒畏譏將發復止敢贄祖行之禮敬寓屢拳而告於侍御者曰上

流之寄宗社倚毗願愛不貲之軀以對無前之蹟天下幸甚

又

某姓名不登門墻者八閱月繇他人觀之則當誅繇先生觀之則當憫蓋某自去冬敝廬燬今春老人病而近又先兄歿二三百日之間憂惱熏心禍患銷骨恍然莫知身世之所在也先生聞此必將蹙額咨嗟矜而憐之尚忍責以門弟子事師之敬椽曹吏迎部使者之禮乎某是以不敢致一語之賀而赴愬其不自堪者如此先兄既下世老人一足不隨每自思惟則生者無以爲居死者無以爲藏病者無以爲養殆不可與從仕矣出處之計亦欲從先生籌之仲秋之

初老人少定敢不負荆下吏敬謝不敏

與趙大資

某罪逆殘餘日以痛楚而平生受知之地未嘗少忘乃者伏惟峻秩禁庭均儀揆路生靈怙恃式具爾瞻某在哀疚之中不惟不當言賀與世踈絕蓋亦踰時而後始有聞也孤生多難日不暇遑及今始能東望扣頭拜一紙書敬頌先生爲天下愛此不貲之身以遮蔽江淮使民生奠一枕之安國勢增九鼎之重某有環堵與被賜焉某不勝起居瞻頌之至

與廟堂

某不肖似幸得以康廬斗大之壘布宣寬書化鈞無垠同一塊土而某也自以爲偏方下國一介之疵賤

吏不當時以其名氏塵滓清明蓋自丁未之秋與督
府議不合上書光範丐一祠官鈞畫陸離自天飛下
方且欲以著庭還郎省可謂殊知流傳子孫永作鎮
寶時則嘗以啓謝無何而廟堂造命使得以南康之
絃藉手而歸恭惟此恩何所論報即日就道返吾屠
羊田園將蕪松菊無恙微大丞相之賜豈不強抑於
髯參軍短主簿也時則又以啓謝山林深密不知歲
月之推移忽涉三年繇未而酉耕閑鈞寂亦旣化爲
木石矣不圖趣戍扶曳此來初見吏民具道聖天子
與吾大丞相所以愛養元元之意時則又以啓謝然
而此三謝也不知其嘗登太微三光之庭耶抑泰階
六符天下莫敢仰視而無有以干岩下之電者也某

至愚極陋三謝而三不答則竦然懼矣某切以爲康
廬雖叢爾郡然譬之身焉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
毛而身爲之變毛髮甚微而關節脉絡其係於吾身
一也某願繼自今以往事有關白於朝者不以其僭
而莫之應則駑鈍如某等輩亦或有以自見某不自
抑畏輒以控聞惟鈞慈賞之

與史都督

某惟并荆在唐爲大都督而公相以主上之左右大
臣領之位貌之崇威嚴之重有非尋常竿牘所可敏
轅和而溷符采蓋越趨而不敢進者亦旣越月踰時
於此矣退自惟念則某之於公相勢雖踈而情親分
雖隔而誼重其可足恭謬敬自同他人於是決然奮

曰寒暄流俗之談起居何如之間公相豈欠此哉惟時艱難主上丙夜不安枕凡二三大臣之所私憂過計百爾在位之所遊談聚議豈非以夷狄驚甚而邊侵之日以騷與試嘗舉眼八荒蓋有人物眇然獨公相崇詩書悅禮樂而胷中百萬甲兵直可關武夫之口而奪之氣上其少寬北顧之憂乎某是以敢爲朝廷賀上流綿地數千里莽爲盜區茅蒿蕭然暴骨盈野政使羊陸等輩復生斯時將亦蹙額咨嗟付之無可柰何而後已非公相慨然以安危爲已任肯橫身而當風寒之衝則鴻鴈之居何時安犬羊之腥何時歇蓋非特四體一支之患也某是以敢爲荆湖賀我東鄙面淮腋海而負江風塵一驚四向受敵前

乎此歲有應天以柅南牧之吭而今者河流失行盡底枯竭不知天固爲虜之地耶抑自有數存乎其間耶不然浩浩蕩蕩之漫流何一旦而走毫社也北邊之事其可慮者如此自滁以西則亦惟鄰壁之固是賴而光黃等郡幸已隸公相之鈇鉞下矣某是以又敢自爲淮東賀伏惟公相慨時事之孔棘撫歲月之遄邁罔俾竹帛專美古人而某區區有懷將維公相之所指呼惟楊守備雖可以保無踈虞然還觀諸州尚多廩廩帑藏赤立塵土一空徒有此心未知攸濟所謂胥保惠胥教誨則公相之責也某其書紳秋風已生惟萬萬爲社稷自愛以成無前之偉績以佐中興之令猷某不勝大頌

與史侍郎

某伏以春韶之極風日暄妍共惟某官糾肅神臯之
浩繁獻納帝謨之淵密有隼有翼嘉我蓋臣台候動
止萬福某退然山間之鄙夫不自意筮跡於上國一
念塵土復墮邊荒盖嘗奉咫尺之書謝常所往來者
於今又幾何時矣星斗燁煜江山愁予而不敢以名
氏入帝城惟有翹想天佑我宋聖賢相逢惟三輔黃
圖立極商邑時則有宅牧之任文昌卿少樞轄萬微
時則有禁從之除論經燕間啓沃朕志時則有勸講
之命觀古人得君之專儒生稽古之榮無以過是某
敢不敬爲朝家賀今天下亦多事矣外之有桀驚不
臣之虜內之有器謹不靖之軍則夫進而冕旒退而

輦轂其所施設其所彌縫必將使萬世無疆惟休而
某不足以測識也竊窺治象猶願須臾無死見太平
惟侍郎圖之督參相公以詩書參國秉以忠信護戎
昭宗社生靈同一皇極羽書正急非韓范固不足以
辦西賊然中國相司馬邊吏相戒無生事以需此霖
雨八荒一雲曷若開政事堂以坐治之乎瞻言泰階
飛度轆轤暄風掩曖節宣惟時敢願鼎食之間少留
之意他日讀唐宰相世系當不在諸公後也某不勝
拳拳

與董丞相

某仰惟巖廊峻極禮絕百僚下土蟣蝨之微惟有屏
息豈敢以九筆陋墨塵滓太清而山林之日長未嘗

得望符采平生本末有不得不略陳於宰衡之下惟
鈞慈其垂聽焉某起於草茅與世落落任督府則以
忤同幕歸在廬山則以怒鄰相隄在邵武則以劾巡
屬罷某雖至愚亦豈欲其至此性有倖直之累學無
涵養之功執而不通每每妄發然亦不過爭公事耳
獨邵武之斥有足慨歎屬邑建寧縣因有追胥峒頑
群輩而劫斂之敢弄鋤梃某旣繩治隨已帖息推原
本始則一小小寄居實爲囊橐某以爲此而不治亂
也乃具按劾不知何者章格不下某非才守壘如此
則胡顏以見吏民自劾歸田得請而罷一斥不復五
年于茲中間當國者履齋擢之進士第座主也獨此
薦爲文字官知己也然猶自信薄命未嘗敢有非意

之干乃今天地開除真儒柱石某徒爲耕夫耘子相
賀于田而光範無某之三黜翹材無某之一跡某雖
欲困於陶鑄其不憇譴斥而輒有請耶不圖贊化之
初亦在起廢之數共惟此意對越在天古風寂寥忽
見今日某謹具啓事一通惟經綸之暇略賜覽觀某
老矣無能非以受恩爲喜而以受知爲喜蓋不請而
與之雖萬鍾之重於造化爲大公不請而得之雖一
介之微於么麼爲大榮不腆蕪陋之辭固非爲已私
謝而爲天下賀也某而後知所歸矣

與陳和仲

某維冬日之至朋陽以升乃臨浙江之雪濤遡鄮山
之煙霏拜手奉書敬爲習庵履長之賀伏想潘輿燕

歿

喜謝庭樂豈一家三代申申如也彼有道習庵宜以學術在上旁近不宜一日去而從林壑之幽深與鷗朋鷺侶相往來於無何有者抑淺之爲丈夫耳然聞去闌之日民之攀車轍者百十計壯者持門闔不得啓老者幼者橫身卧道上不得行蓋自斑孟堅傳循吏以來世不見此事幾何年矣習庵漕閩纔幾日何以得此於民惟習庵教之某一官邊城數日以爲歸計蓋自去冬弊廬火今夏先兄歿而老人末疾淒其越吟相公不察其私泣數行下而留之一至脩門差遣已定徃徃又相公意也邊鄙多事書生何能爲顧吾家則生者無以爲居死者無以爲藏病者無以爲安終當丐一嶽麓祠官特未敢遽耳一詣習鑿齒浩

然此懷堂有病親不能頃刻去左右爲之柰何歲惟萬萬自重以藩垣斯文以棟榦吾道

與吳運使

某自八月發惟揚九月至在所奔走道路塵埃迷人以故一介疵賤之姓名不徹聞於門墻者如此其閭亦以兩淮民擾擾之徙而南者盡隸戲下先生發倉粟貸緡錢身與十數萬窮餓無俚之人相周旋於荒煙野山間聞不暇寢與食也則其省覽無益之書疏奚其暇每一念至西望淒其某不武之蹤先生所知者不復道也去惟揚之日相公爲之泣數行下然不容不爾則生者無以爲居死者無以爲藏病者無以爲養蓋欲從此逝矣纔抵關外已報新差此固先生

與諸公更相推轂之盛心於某得之大踰分量敢不
端拜以謝然異時如某等輩未有以掌故出者雖相
公遮留之意厚要不得不謂之辱諸公之知去就未
能徒竊凜凜某爲此來始者欲上祠請耳及今則又
恐或者有君薄淮陽之疑然則如之何其可時事孔
棘進退一憂惟先生爲國良圖宏濟多難使某有環
堵安業犂鋤先生之賜大矣

某恃在門墻率爾冒贖鄉郡陳教曰夢高往年尉祈
門與之交甚稔今茲來言曰某幸甚以教事隸尚書
公凡盡心職業以求知者敢不力提學司春削二而
一路文學椽多初筮獨未有爲某道姓名者耳尚書
公不可以勢撼子其門下士也得無意乎惟先生念

其一第餘二十年尚寂寂爲諸侯客慨然思有以振
起之則幸甚不然寒士幾何其歡顏也某不任交游
之誼輒以布聞死罪死罪

與吳總侍

某竊聞先生魏揭江淮表裏之樓雄視南北甚願操
觚以從先生後或者王勃之名托滕王以不朽而老
人趁渡之說甚力莫可遠者豈山靈勒回俗士駕固
應爾耶然既約而爽不辭而歸宜得罪於謁者敢謂
馳一介之使追至惟揚而勞賜之燕及父兄盡露臺
饋某知所感愧矣老人病未能謝不敢不情而代之
書惟相對歎息以佩盛心耳

與吳尚書

暑鬱如惔山意自爽清泉白石涵泳詩書共惟嘉遯
於聖真之涯超燕於世味之外身退而道進心恬而
體胖天實生之景福有僕某辱門下士於今有年惟
薄命數竒遭家不造先人無祿下世顛沛來歸至則
無所於居僑處寄食者三閱歲去春掌故之命僅僅
五十六日而罷於是掃影滅跡幾若自棄於門墻巖
巖仰高敢不夙夜事會無極從古固然如某何知但
得安雨外之鋤足矣間從里老語知貳政巖邑者乃
吾東閣卽君推家學以仁斯民真所謂人皆一天我
獨二天也敢因掌訝輒布其私竿牘常談先生之所
厭聞者某謹略伏想間居多暇著書以垂無窮者傳
在後學獨某家窮山之底所與過從者不過芸夫莠

子未之有聞願先生幸教之暑律尚祥惟金玉體府
以待天者之定

與繆路鈔

某伏以韶風已暄丹莢成綠恭惟某官肅將戎旅於
穆和旌休有翼宣台候動止曼福某謹歛衽以贊名
氏

某雅聞妙略爲國虎臣調肺鼎饗必有踴躍後先者
誦黃庭二景之章稽洪範五福之疇某何庸贊

某與東嘉士友漱淪芳潤者有年獨執事袖司馬穰
苴之書小遊塞上雖聲光如斗欠此一識每談當世
雋傑某豈勝馳情

某聞之薦紳大夫以爲瑤林騫秀妙墨琳琅圮上老

人乃以一編相授受於夜半橐携載囊長我魏師此
固在旦夕間柳靈砂圭刀換骨僊去又將延八月之
槎問訊廣寒之玉蟾也某敬紵

某家新安萬山之底退然一腐儒耳雖魁漕關冠別
省擢甲科而此區區者何益於世異時請學士賦詩
詠退此賊政恐不滿高瓊輩一笑某高其勉之
某溯風醉亭夢生六翮大摶不知其無似留畫帷籌
毛錐子安用哉實同此歎今幸得請其相從於林霏
巖暝之外有日矣惟玉帳嚴靖俾二三子得安意於
學宮抑某受賜

某何者辱灑翰先之開闔一再謹件其感且謝者如
左九霞飛珮寅想郁穆翠蓬此有刊委敢請

與謝太監

某之仕宦鮎魚也其於循轉鷄肋也然猶不免世俗
之念敢以一宗文字仰干主維其眎三十年不陳乞
磨勸者亦大有間矣惟戲下憫笑而併從之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

簡劄

與徐常卿

方

岳

巨山

某辱出榜下十有三年憂患之故多於平時廢放之日長於仕官潛深伏隩幾與世相忘矣以故不惟莫之見而亦莫之書也異時倫魁有不十年冊拜者雖太常不是卿未足爲執事者賀平生之志不在溫飽亦未足爲執事者惜獨有一事不得不爲時惜而爲吾道賀也芸夫羗子乃有能傳寫常卿奏篇至林下者讀之三返不能已其紆餘而有味優柔而得體真所謂朝陽之鳴鳳也臯夔以來遠矣試數我朝之一

二公若司馬若文富蓋一代之名相百世之名士舉
動小差初非有得罪於名教失身於險險者而已若
是况所謂王荆公者乎士習陵夷廉恥道喪喑喑嘿
嘿惟利之趨未有如今日之甚遂使天下之公論溢
出於草茅者之口撞搪叫號不顧事體則士大夫激
之也常卿不出此奏則是舉朝皆仗馬也皆驥駒也
萬鍾而下一命而上垂紳正笏而立於朝者不知其
幾何人而能爲上一言者僅僅一徐常卿是可不爲
時惜而爲吾道賀哉冬候煖然如春願毋爽調護以
棟榦吾道以圭玉斯文

與趙尉

某維僊曹冲逸月靜吠龐乃能不遺孤遠之人記憶

初度孟光守舍偃佗駕飛雲而過之想見裙布釵荆
驚走狼狽其失禮必多而五噫君子之感當何如多
謝多謝

與趙同知

某旦旦望衡山之雲想像先生於湘煙嶽翠之外一
貧累我不能自致其身於李中丞之側者三年有便
長寄書無便長回首此先生所賜翰墨中語也每倚
徙危欄擊節三歎聖上離照於久儲神之後乾旋於
一反手之間走卒兒童知先生出有日庚牌夜下無
賢愚遠近謹然一辭翹跂馬首之東者日相訊也負
此望於天下思所以副僉矚者亦良不易伏惟閱義
理於退閑之久審事會於潛嘿之中抱膝長吟成筭

已定國事幸甚頌臺計追服歲月久已當除然出處
從容要自有大臣體敢僭及之若某之私則惟恨敢
關之不蚤也某又塵故府所謂三入承明賀賀然來
真是頑鈍無耻翹風瞻望無任此情

與趙宰

迺者假道宇下辱所以顧遇者甚備一蓬高卧君侯
賜也而又酒壺船頭米囊船尾七日至在所不至彈
缺歎行路之難感當何如某又塵故府殆是三入承
明俛焉就之亦可謂頑鈍無耻何以挈我母使笑八
年不改之稱呼遡風馳情非所以謝

與范丞相

某惟天克相有宋將使億萬年無疆惟休是生耆儒

篤斐元后迺蘭亭禊日誕啓綏麟九百翹材館下之
人方將濃墨大字作為歌詩以鋪張格天之王勲祈
頌難老之壽者而某也竊意相國之不爾樂也伏惟
憂國之念上通于天罔或驩虞以自滿假太官有賜
方且固以期功辭則如某等伍其麾之門墻外決也
某用拜稽首望泰階六符而心祝之不敢以勤門下
舍人要束惟鈞慈賜幸

與吳尚書

某自先生初罹國太之變敢問氣體何如於今又八
閱月矣音郵隔闊未有甚於此時伏想讀禮端憂天
相純孝哀慕之至視履支持維天生賢將以用斯世
也方時之剥五陰在內一陽在外於是乎北山之北

南山之南君子固無所置疑於天也及時之復群陰伏而微陽升矣小人以退君子以進而乃斬然在衰經之中不得與烝徒共濟於汎汎其流之際天之意果安在此某之所甚不解也某愚不肖出入故府者八年於茲矣頑鈍無耻殆是三入承明顧瞻徘徊素髮颯以垂領嗟卑嘆老非所以贖先生惟台慈貫之

與吳履齋

某門墻老生也當先生端憂讀禮之時罔極柰何之日謂當時問啓處體力何如而姓名不至几格者幾何月矣三年牛下日夜望先生為蒼生起引衆君子而聚之柰之何卦氣為剝一小人足以為間所謂吾未如之何者今伏戎于莽天下之憂方未歇也夫之

為卦以五君子決一小人其勢甚易乃不曰小人道消而曰小人道憂何也其意蓋曰苟非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適足以使小人憂而已夫其憂之必將圖之圖則無所不至矣中外之議以為能折其圖者非先生莫可乃儼然在衰經之中天意竟何如也某起流落為掌故吏殆是三入承明歎老嗟卑亦非雅志故具論中外之所不滿者如此惟先生教之

與程兄

某惟此歲寒瑞白交集共惟梅邊竹外吟興甚高某屬者檢校山莊率然訪戴亦不啻以語家人也時事一變羣陰退而朋陽升於赫玉音城狐氣孽意前日之泥蟠穴螫其遂亨乎會且歸矣式端晤言

恭每作共

與丘制置

某聞開柵有日矣九疑三峽而東數千百里倚以爲重江神川后誕受約束妖狐瘕狗喘不敢嗥吾道幸甚杜元愷不作世以吾儒不知兵武夫嗔目語難鄙毛錐子安用豈知却萊夷歸侵疆乃吾夫子也願先生勉之上流國西門自古爭衡天下者莫先焉而荆州華離斷不復續江北諸郡浮寄一旦之命於沙渚間鴻鴈磬磬絕江而南者無以處不虺不蛇則亦蠶食我矣虛淮不居莽爲盜藪先生謂如此可爲安乎願先生勉之適王省庫者來以所通先生書附置某固莫知所置也返以此書寄之省庫名華九江人磊落奇士自幸其爲滕氓此書之所以作也併惟先生

垂亮

與趙丞

某伏以冬至之日吾道其亨共惟某官涉筆松間清入雪句台候連止萬福某望昭亭翠氣疊嶂高寒其下有入餐沆瀣而吸朝霞若將飄飄事外者蓋趙家玉也祈山底處所乃辱臨之七八年雲耕月釣之氓一旦脫夫湏撥禳而去適相先後旬月耳士之不相遭如此劉向漢宗彥方當校讐天祿有駕蓮葉讀玉書之仙然青藜而下觀者雖某凡骨或者得於此時見之乎受滕一屨見大夫灑墨先之某知罪矣緜襲藏去慙感渠央葭瑄浮春玉輯均祉某踈且賤者不敢僭此有凡役願與聞之

與王吏部

某伏以作噩之春乾元用九共惟某官於皇戟衛以先啓行山川駿奔台候連止萬福某敢拜稽首敬爲里父老迎候於前驅者

某惟君諸侯以天子明命宅牧作藩麾符在行神百受職某不勝大願願用易之泰康濟吾身以及其吾民

某聞之昌黎公歎大州也刺史尊官也地望之重於今餘三百年矣戲下駕蓬萊之雲氣薄太微之星宿而辱臨之制下之日所謂至清之水大好之山相與動色自得意若曰繼自今田里其無愁歎之聲乎某於是不以賀執事之得州而賀州之得執事也

附

某亦旣以賀矣氓有進而言者曰吾州久凋瘵非復唐舊今茲歲比不入徵君侯其誰拊摩之而天球河圖宜在東序恐君侯不吾州之胥也具宮胎寒弄明月天網下罩一日收某猶願少徐之

某往年綴末斑幸甚得望匿犀於萬王之表曾幾何日曼隔仙凡舉手而謝盧敖第聞笙鶴之音隱隱在青冥間耳某氓也奚其攀拊之敢

某一生骯髒與世少諧乃從軍諮丐祠猥亦予壘荷鋤耕舍夫湏襍襖固無恙也穎川得黃霸氓將賣劔買牛我有二天實同此幸

某日與耘夫羗子處無能爲言新史君之來筆荒硯蕪書所以後若其諗大媿則晉粵啓凡役則安庸某

謹略

與趙帥

某窮山之鄙細人也木石之與居鹿豕之與遊而已耳當世之公卿大夫士蓋有聲相聞而跡相絕也地相邇而人相遠也則其駕轂鯨而耕蒼莽帶笏簪而釣滄浪世寧有知我者哉儻然出山與戲下僅僅南北一雲耳然而意戲下之不我知也人間書疏姑諉之張君房不自意其未見蔑之面而已得仲之心也歐陽子之譜牡丹也其言曰嗅根而知之者上也繇今觀之是亦爲天下之無鼻孔者言也若戲下則不根之嗅而知之矣雖然衡氣機之見乎杜德機之見乎某謹再拜以謝而以請

與蔡憲

某維寒暄無益之常談稱頌不情之繆敬度節下之所厭聞者不敢贖也獨念起家爲郡適在照臨古人所謂人皆有一天獨我有二天實同此幸某雖不學然其念慮之所及者不敢不勉江城凋瘵景象蕭然方自月十日來始有頤賈于塗者一二行鋪纔此開張晦菴在前豈能遽還富教之盛第較之初入境時似亦小異矣使華廉問然否莫逃必能包之以雲夢之曾澤之以霖雨之手某其免矣所不可知者他人耳風濤鼓而蛟鼉怒陰霾作而魑魅啼官塗之熾類如此瞻望崇臺無任歸倚

又

但

某假守于此事有崇臺之欲知者輒一二條件之一南康雖是先賢教化之邦而人士之忘其誨者父矣某日日引狀其間母子凡第叔姪之相訟蓋多有之風化所關其敢輕易所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第言依於弟如此而已然以某操脩無素未易轉移器訟之風終亦不免一日有持碎骨两片訴乃叔折其父之足者天倫之逆豈不駭然責反坐而追究之則皆妄也舉此一事可以例其餘

一白鹿書院實先賢講道之地水木幽茂雅宜藏脩而比年以來師道不立士之處其間者亦多粥飯僧耳某初至見學校不肅令之曰紫衫戎服涼衫凶服恐不可以見先聖先師自今以來不具襴幘者其勿

與殿謁不具深衣者其勿與聽講則皆不以爲是一寄居曰陶教授持文公家禮來曰涼衫盛服也文公自言之矣何不可之有某笑指旁一虞兵而謂之曰若此輩祭其祖先亦着襴幘豈非怪事文公家禮爲祭祖先言也不爲拜先聖言也故曰凡言盛服者官負公裳士人襴幘庶人涼衫市井小人亦有祖先也則涼衫其盛服矣文公之禮士人猶不可以涼衫見其祖先而謂可以涼衫見先聖先師乎蓋禮文之粗淺者其議論尚如此則其所諄明可類推矣

一近準使牒差請饒堂長以領袖學者此白鹿之所甚幸也某即日遣人齎禮幣乃承繳至省劄及辭免公狀某以其免積必不容但已即與繳申乞劄催供

職矣此中久無堂長事體放紛其於義利之間恐有
界限未甚分曉者至於今日要取某人之田明日要
撲某處之渡亦非好氣象耳與之則民怨不與則士
譁非有以淑其心又何以革其習也

一晦庵在郡時嘗祠濂溪于學後人又以祠晦庵是
矣不知何者忽剽出於學門之外使兩先生不得祠
于學宮非禮也而又有大不然者周朱以塑像居中
而明道伊川侑坐於其西可乎某之此來其謁文曰
惟五先生之傳與周子朱子合堂而處禮也師友淵
源之所自顧退然居西廡下或者其不謂禮某祇謁
之始徘徊太息方將下博士諸生議所以蓋嘗牒前
廣文竟不報而去矣不知此事合與釐正之否

一本軍財賦上供十九軍用十二向來郡計豐裕猶
欠三月軍糧比年以來狼狽特甚某以三月十二日
交事二十四日打請凡該二千四百餘石而在倉見
管三百石耳和糴蓋在去年八月悉自領錢此時市
價初不如今日之高也領錢踰年計利亦該若干矣
方且訴于使臺不肯如約有袁淳夫者歸而給其邑
曰已得判配四吏且不追錢不輸米於是未納者二
千餘石皆園視不納郡縣殆無如之何也惟台慈主
張之

一本軍昨準發下先正書傳近方刊成所以惠後學
者多矣謹印造十部計四十冊申解所有印板不委
留在白鹿書院或合申解使臺取自行下

一某之在此若得年歲間恐亦可以粗成軍郡然事
有大繆不可以一日留已懇泉使稟聞敢願全其平
生保其末路使得遄歸田里無玷已知不勝大幸設
使泉使越越稟控切告爲一扣之對越此心無任顛
踈
一某頻奉使牒一一僉名累具公申乞存體統伏準
回翰猶執謙尊竊伏思惟豈不欲安然受之使吏民
悚動知繆守之見禮於上臺如此然而天下之所恃
者名分耳節下不得而私以假諸人某亦不得而私
受於節下昌黎在唐爲一世儒宗袁州申狀猶致嚴
於故牒謹牒之間而況於僉名乎伏乞改就舊式以
正官常

與吳尚書

某惟人子之事親雖亘天地無終窮罔極之哀豈以
國太之年開八泰兩先生之位登兩地一門孫曾置
笏滿床爲足以無憾耶獨念先生此身天下國家之
身也庶民之孝與卿大夫之孝固自有在敢願先生
爲天下國家節順以愛不貲之身某在門墻則子姓
也謂當匍匐奔赴執事左右而形影單隻欲往不能
遙以瓣香敬致門下士之慟瞻望東北無任悽斷

與余宣撫

某屏廢山林於今且三年所謂理亂不聞黜陟不知
徒見或者稱執事曰侍郎則知其爲侍郎而已以故
今書亦直稱之曰侍郎他不知也蓋山林草野之勢

我

固如此伏惟侍郎討論古人事業於詩書之中挈度
當世利害於形勢之外固已燭照龜卜而黑白數於
胷中矣出而用蜀天下其屬目焉蓋自諸葛公以來
蜀凡幾變而至紫巖此其尤大彰明者也而皆不能
無遺憾某少之日拊髀肉而太息亦既考見一二而
不能爲侍郎誦言之者山林草野之體不爾也不爾
則曷爲以名聞人不今吾而猶故我也從軍古云樂
談笑青油幙此故我也時則執事在焉不吏我也而
友我亦不惟友我也而弟我春臺之酒夜觀之棋倡
予和女之墨未乾而子聲猶丁丁然在耳也棲宿不
同遽如許矣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親此今吾也而
何有於當世之卿大夫彼黃鰲鯨掛書一束此碧崔

嵬吸露一杯亦未嘗以筆墨奉帝城之書以辭色貽
世俗之笑也而一時之貴介公子其以乘車戴笠而
下揖之者亦幾希矣夫何人之不我知也蓋鄉人有
劉姓而騏其名者嘗僚於淮東而今茲教授于峽峽
與蜀壤地接而侍郎鉅公也一顧之則驂騑不顧之
則駑駘是以越境而一鳴焉以故我而謁之書不知
今吾之莫可以書也雖然侍郎固萬萬於世俗也以
今吾而不書是世俗侍郎也世俗侍郎是某之薄也
某不敢夫勢隔則對面萬里此書不得數也心親則
萬里對面此書不必數也惟侍郎以人心爲金湯以
人才爲武庫以詩書爲政事以忠義爲功名則誦之
當時傳之後世垂之史冊勒之鼎彝其與國匹休永

永有辭無斃

與胡兄

某方束書冊戒行李時得詩幸甚亡何至此墮在膠膠擾擾之中今亦不記韻也廬山佳山水而主人翁乃猶未識面目儼然俗吏安得筆床茶竈如異時行春故事也二百楮聊奉醉資所冀一笑相望正遠臨紙詹馳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一

方岳

巨山

簡劄

與余總帥

某亦既倩張君房藁草上慶續矣過不自料乃復脫春臯之襪襖解夜澗之笈笥為山一來政以晦翁藏書在焉耳知我者少又不圖揚瀾左蠡洪濤巨浪日夕之相舂撞也抵掌而談天下之事扼腕而歎世間之人不識猶記金陵語乎古詩有之山上羣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某敢不以賀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在懸厓受辛苦某敢不以請

與葉殿院

某下土蟻蟲臣也視天子之中執法等威截然無時而書焉茲敬也祇所以爲慢也某則不敢乃朔日卽狀殿院以人才薦進于吾君者二十四人而某亦在選中謂殿院爲公於人才耶則某也場屋黻翫之文何觀乎高古謂殿院爲私於榜下士耶則玉立臺端一言而爲天下法何物小子可以曲春秋之筆也求其說而不可得乃盥薇露焚玉蕤東望再拜謝而敢問其所以然者

與廟堂

某至愚極陋於光範未嘗有一日趨承之舊也大鈞塊北同然一春雨露所濡其苦齊實蓋於是遭際者三矣始某不容於督幕抗章丐祠鈞灑陸離自天來

下當是時方欲以著庭選卽曹一也假守廬阜意者以是名其歸耳前守爲或者所拮去徑與畫旨趣行二也抵治所八閱月事事風波而白鹿洞其最甚者也取晦翁之田於盜寶玉大弓之手久知其有今日事曲爲易地密庸而善汰之三也此息如天無所論報方寸感激政此崔嵬忽拜十月間所賜鈞翰中有親灑片幅榮光燦然乃知鈞陶深欲汲引而其間有委折焉自非化冶甄鎔素知愚戇則或者之逞憾某其靡矣感大恩之莫報歎直道之難行惟有拜手稽首而已某見具申都省丐賦叢祠欲望鈞慈乞賜大造某山林深密沒齒無忘干黷鈞嚴無任祈扣

又

某孤危之蹤大造之所曲成者至矣始之聞兩易之命茫然不知所以然自以治洞學田謗焰未熄適會鈞翰有委折之訓意其此故之以也今乃聞得罪秋壑仰累生成南康當揚瀾左蠡之衝網船湊集多者百十少者數十羣輩橫逆撻刃頡頏居人搔然市井晝閉當陸宗卿出守時蓋有殺人城中而莫之敢嬰者某之初至實以爲長此不已是生亂階痛繩治之委曾擒制數輩而湖廣其一也於是方有忌憚畧成官府東西行者必有能言其故而此輩顛爲征稅地激怒總使却不知其本無統攝也以秋壑之按劾誰其回之不圖洪鈞乃一轉至此息斯難報無所容聲某謹拜稽首以謝而具錄本末乞賜罷斥惟大丞相

所處分某不勝皇懇祈懷之至

與吳參政

某治郡無狀蒙恩易麾即日解印綬歸以臘之八抵牛下乃聞先生誕膺顯冊再秉事樞海隅蒼生日夜望此久矣堯言鼓舞不獨一老門生也息肩方始未能治筆墨以賀在門墻豈欠一通啓事而以此爲恭慢哉某敬略某兩易之命初亦不知所以然汎汎丐祠未準行下已乃聞爲秋壑所劾亦已具錄本末乞罷斥矣去郡之日幸無得罪於士民呱泣之聲填街溢衢兒戲綵旗所至以千百數皆謝遣之獨有一旗遣之不肯去曰不願得錢頭一過目試取觀之則云秋崖秋壑兩般秋湖廣江東又不侔直至南康尋體

統江西自隔兩三州亦可發一笑也獨山家南康其姪司戶君所目擊先生試嘗舉似之惟某摧頽不振之踪每費造化前所賜鈞翰所謂極吾力所之者今可以自用吾力矣或謂冬享之日嘗有進擬應先生以爲未可乃爾中止某自受知於應先生不薄嘗於辭免詞掖稱引而薦進之督參告詞蓋特筆也所謂大筆鴻文當不在韓愈氏下某雖非其人然時時持以自矜於是同幕怒生癭矣審如所傳則又是讒忌之入也天之所以命我者如此某其何尤

與邵武同官

某本耕田夫耳夫須襍襖固亡恙也起牛背上爲吏素自不辦一張君房而執事者况之以雙鯉魚之書

吾

借之以孤鳳凰之譽某宜如何荅也歸卧林壑方手苦一草廬決意不出山矣再三辭不可而訝士突如其來將飭固陋之辭而復之不惟不能亦不暇謹奉函檮上之受書謁者而告之曰古所謂同寅協恭和衷者非若後世恭至於足敬至於謬焉而已也設施當何以條教當何先民瘼當何瘳吏奸當何戢敢願一二熟數之至於某之所以來則有故矣始某在廬山有罽舟橫吾境者榜之百亡何而荊州牧詰怒之曰吾人也爾之榜也奚其可某復之曰吾境也彼之榜也奚其不可公牧荊州某列戍江東郡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而具析之是鄙我也鄙我不如斥牧愈益怒舉劾之夫是有今者之命然則某之此行將改

前之爲耶則魚肉吾民者無適與爲主也不改前之爲耶則所至撐觸人得罪又無日矣何以教我敢無書紳

與李編修

某於莫府無能爲役納草屨歸里田行有日矣會王兄以翰墨來自笑曰某命窮所遭固如此某試嘗爲籌之能相與荷鋤畦蔬分粗共糲於煙雨之外乎曰不能能挾兔園策與童子一二人吾伊茅屋下乎曰不能如此則有復見荆溪主人耳朝士奉一囊粟食客坐常滿豈有爲二千石顧令子彈馮驩之缺耶勉旃行矣其毋以于思自沮惟執事者肯可之

與廟堂

某不避嚴誅輒陳危懼某山林鄙朴之士無他技能物筮滁陽校官遂得事今樞參督視已而叨入帥幕似若以國士遇之於是知無不言頗相采聽一時中外推稱東廂者翕然蓋其所親近猶是鄙朴無能之人耳當某垂滿督樞泣下留之未至修門已有掌故贅幙之命某雖不肖然嘗爲教授又嘗爲幹官故事不復贅幙矣李昭文留供掌故之職而某感激督樞知遇竟復過淮旣至則容貌辭氣之間若與疇昔異者某知讒間之入也亟謁告以歸不圖中涂遭罹艱棘服闋則史集賢當國矣顧又坐東淮一書斥逐四載歲在乙巳濫塵末班未幾督樞坐廟堂而某遠讒畏謗不敢時節造請惟自處於無能而已乃四月十

八聽宣布督樞忽呼召之話言從容俾從賓客之後
某不勝恐慙辭控者累日亦嘗告急於兩樞密參政
宛轉一言今王先生可覆也朝命既出督樞手書鑄
諭且有某庸鄙不足以辱門下之助則有矣若謂其
不可保則高見誤矣之訓某再三熟念以爲辭必不
獲命惟當丐祠又恐朝廷謂大臣視師既許其擇廷
臣以從矣丐祠之請必不見允如此則有委之而歸
耳事苟至是不幾太相形迹乎督府宏開取一人士
而掉頭不肯許是羞督府也某則不敢然則某之此
來蓋專爲賓主之交耳居無幾何忽忽不樂隱憂成
疾袖手無可爲者遂以八月初五謁告初十就道而
督府眷留不已訓告勤拳既乃戒其帳下爲挈行李

以回必不容去所以寬賞之者至矣今督樞行邊西
上某誼不可以不告而歸惟是衰疾轉增難於久待
朝憂夕慮敢盡布其腹心大鈞無垠不遺微小使某
苟有以藉其口不至得罪於當世之士大夫則林密
山深無非雨露謹具劄子申尚書省外某不勝俯伏
竢命之至

與王參政

某仰恃門牆之舊敢喋喋布懇悰蓋以迫切之懷不
能自己而慙直寡與非先生無以爲歸初某此來不
可謂不翔而集者矣所賴先生坐廊廟必能拔之衆
濁之外使之潔身而去少頃之未晚耳事有大繆不
然者殆不可以頃刻留也乃八月初五某已戒行李

入江將以初十丐去得請與不得請行矣未及請而督樞聞之以參贊尚書來諭鈞意已而又以其東閣內幾來遂戒其帳下挈行李以回某非不能挺身逃也適會荆妻疽作于背勢不可耳仰揆督樞鈞抱不過以某決從此逝恐負不能相容之名莫若犬馬蓄之而二三人者所爲愈益垂將使督樞之名愈益損慢下之容其亦何以爲容他日二三大臣如有問焉則將何辭以對再三熟念只得告廟堂丐祠耳如先生念其無罪與一小壘固所願也異時得上不得上蓋未可知然且以得去爲佳又不然則直與之祠亦一快也其稟丞相劄子謹錄申呈某之區區蓋求去而非求進先生知之丞相未必知也敢願於聚精會

神之頃爲道所以然某不勝祈懽俟命之至

又

某政此拜狀置中必準鈞翰詭誦不勝感刻督樞以某決去恐於行府不甚好看必欲安排一處使之善辭事既不諧而先生之所成就則又有大造化焉所謂騰倒一館職喚回卽省此豈某所敢請哉抑某之愚以爲先生之所鈞陶固所願也然又竊有憂焉督樞以某此來謂踈之耶則以之爲參議矣謂親之耶則事有不爾者此必當時有告之者曰留之在朝不若挈之出外以此爲納忠耳萬一某得綴末班而此間事體朝廷或不謂然則多言者必指某藉口矣恐非某之福柰何涉世之難如此併惟先生教之

伏

與蔡編修

某脫襖襪起民伍中朝士之相知者落如也獨明執事一見輒器許之若將以爲可與驅馳斯世者而不知其愚黷踈直與人杳鑿適可着之頽簷敗瓦下耳始某爲督樞招致方日日詣府辭行不暇與明執事道心曲也不得已來此無幾何日矣輒忽忽不樂自度無一事可爲報效蓋嘗束擔徑歸田矣督樞不以爲罪挽留之再三今又西行邊某誼不可不告而去重以老妻疽作于背姑謁告以俟其還讀執事與懷當世之書三復感歎自此山深林密無相見期田家作勞或與黃犢對眠時不能不一思高致也某臨紙惘然

與樓大監

某惟敬之至者禮不煩情之真者辭不費蓋某之於節下至踈遠也未執李膺之御而徑達殷浩之函莫窺子贛之墻而驟言曾點之志其嚴其謹當何如而某也束冠裳而還襖襪閣筆研而事犁鋤竿牘之敬固非山林之事也然則蓋已乎生斯之世不能高飛遠舉脫離人間亦未能免俗耳某請言所以閩漕鄭幹名江少時嘗師之不遠數千百里以書走耕舍下者再前旣辭不敢今殆不敢辭也蓋其言曰節下嘗歷歷道賤姓名似不以凡子待者予旣以關陞辱門墻矣子能爲道我意則今茲尚餘一京削必我與也某不識其審爾否然觀七八月之間旱苗則槁矣造

物者一溉而滋之亦既蘇醒何惜遂霈然使有秋乎
明執事之心造物者之心也某敢借以諭而惟節下
恕其僭

與族人

某輒有所懷不敢泯嘿某於宗派其行最早尋常雖
有區區之愚何繇吐露今茲族人互訟見非於邑大
夫令某諭之用略陳其梗槩夫一族之內有貴有賤
有富有貧有賢有不肖固自不齊而長長幼幼正不
以貴賤貧富賢不肖論也其人雖貴雖富雖賢然而
有卑幼焉其人雖賤雖貧雖不肖然而有尊長焉貴
者恤賤者富者憫貧者賢者諫不肖者以此為尊長
則卑幼敬之以此為卑幼則尊長愛之是為衣冠之

族是為詩書之家是為禮義之鄉豈不甚美而乃有
相虞詐者相扇誘者相吞嚼者相數謗者今日一詞
曰幼悖其長也明日一詞曰尊欺其孤也是為蠻夷
之俗是為盜賊之行是為饕餮之宗豈不堪惡某以
為族人相與實利害則當求直而不失其和閑是非
則當委曲而毋逞其忿宗盟不可內叛家醜不可外
揚若人慾熾然天理漸盡則賭博惡少也而我為之
矣爭訴譁徒也而我為之矣鬪毆克人也而我為之
矣污穢獸行也而我為之矣為人類而至於此則亦
何所不至也苟利吾居或圍其祖之墟苟葺吾屋或
赭其墓之木一念之舛而人倫廢物之分何啻天淵
哀哉某承命於大夫敢為族人誦言之如不以卑鄙

而垂聽焉宗族幸甚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一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二

方岳 巨山

簡劄

與程尚書

某惟吾鄉諸老不登政事堂者有年於此矣明公清忠粹學主知日隆猶以柱下為執法之官不若近侍論思之密勿也渙發大號四方顛顛跂而望之莫甚於耕野之老蓋以明公一日登政事則前日之所取而薦進者吾今自陶成之矣然則某之賀也上以為天子賀下以賀其私也

與蔡尚書

某之於明執事非有門族瓜葛之親與夫州鄉履屐

之舊也一見傾蓋便爲已知某雖刻在肺肝間猶世俗悠悠其斯之未能必也乃者不勝嗣續之私妄意祠請歷思中朝之士豈無交游之事契里閉之情分某盖有有適而不敢書者焉亦有有書而不敢言者焉竊揆明執事必無面從必無色授可則不可則不可而已耳慨然重諾如響應聲一燈之傳不絕如綫是則明執事之有大造於我家也某謹北面以謝吾君而西面以謝明執事抑某于此亦不能無疑焉夫子之言曰富而可求雖執鞭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某之守此訓久矣故其詩曰與世無求竿牘少對人可語笑談多又曰看人面孔有何好如此頭顱只麼休亦不可謂信道不尊者繇今觀之四年

而無求四年而無得也一旦而求之則一旦而得之孔氏之訓亦殆有不然者乎然則某當何從雖然不敢不自守也

與程戶

某之於明執事非有葭莩之親與夫燈火之舊也談間傾蓋固亦無幾見耳以故明執事之擢高科登臚仕某方自慊其踈也而莫之敢書明執事之踈之也宜牛下四年誰念流落不自意宜我踈者之獨我親也每得鄭提管及程朝陽信具言提掖之盛心某其何以得此抑某居山間久備見草木之榮枯凡其自本自根元氣流溢則條達暢茂各遂其天若根本中乾而強加之力焉亦徒搨搨耳然則愛助之意古人

所謂銜感則有之知己則未也某謹再拜道其所以感者幸其所以知者

與審尉

某維江鄉霜熟安樂有年共惟以文章家試神仙吏山意於穆某老矣然於明執事後一輩也觀書之眼如月作賦之聲摩空聞而知之亦久其目低頭一尉僅隔武亭之片雲莫吾面焉惟有瞻悵異時爲此官者能使村無明月之吠人有綠野之耕斯亦奇矣明執事又復與二三子者閭閻侃侃詠沂舞雩不吏而師以教爲政獨憾某入林之密是正無繇注深仰焉敢問執訊

與杜監丞

某卧雲牛下與世了不相聞西淮長城倚公爲重適以憂去兵民驚嘆而山中之人其勢無繇遽知也久而知之則貧與病俱終不能絮酒千里以見平生兄弟之情耿耿此心有如皦日伏惟日月綿邈號慕如初爲國爲家願少裁抑某投棄旣久不復知有人間事矣草廬之北已鑿片山携鍾自隨死便埋我曾有句題其處云云此便是有宋秋崖老樵墓誌銘也山深林密無相見期西望安淮如在天外臨紙惘惘不勝下情

與丘文昌

某辱在門墻於今餘二十年豹尾神旗建號大柵草廬耕鑿適隸二天豈不願依倚未光壯此流落而山

林屏廢之迹漁樵踈散之人固不能奉咫尺書以自附於門籍也伏惟育人材如詩菁我拔彙征如易茅茹聞某此言必將動心焉而奚其速慢之罪恃此無恐有如青天某一片五年不復知有人間事矣里人有廣德倅劉姓而騏其名者苦欲介一書於轅和某辭之不能也劉君自太學取高科垂三十年甫得副選斯亦可念也已敢告先生澤之以霖雨之手包之以雲夢之曾如某受賜某不自抑畏輒敢爲一布之惟先生之函蓋也而恕其僭

與程提幹

某維丈夫治中之過予廬而歸也容澤極豐腴音吐極洪暢留之飯不可曰親戚族人之候予者多日矣

然聞子卜地大好予欲觀焉必從容乃可耳他日至栢溪先壟當率爾詣子爲半日客某以治中至誠長者語不妄日日埃秋風之涼儻未造朝必來矣忽有異傳不敢信乃聞常所用漆匠則祈門人亟呼訊之爲之驚呼失聲夫以未艾之年當嚮用之日天不與我而止於斯爲人子者無窮之痛固與天地相終非言語所可解也惟提幹式克負荷治中翁爲不亡所覲以窀穸爲心以顯揚爲孝毋或致節貽憂九原

與廟堂

某何物么微不兩月之間而以區區姓氏黷流電之光者三矣西曹地忍某獨無愆於此乎惟是木石之與俱鹿豕之與遊未嘗得自履屐之間几研之下也

不啻一旦遂爲已知平生遭逢蓋所未有恭惟疑
吁咈之英毅洪鈞轉移之妙密可謂極天下之難矣
使某終身不齒已載洪私况如屢却屢前迄回淵聽
此趙韓王所以爲真宰也某殘骨易朽大恩難忘方
寸之微有如皦日謹具啓事一通如左亦固世俗禮
耳惟鈞覽而知其心之所存則某雖在荒山野水之
濱如侍衮衣繡裳之側矣

與程朝陽

某自聞榜帖爲之喜不自持屏居山林一字不入帝
城所謂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今爲公屈矣伏惟大
對昕庭遂魁天下不惟居家積累有此盛事而成吾
宅相亦與光榮先公有知豈不含笑地下夫是以不

得不一書爲賀也中外兄弟不同它人徒賀而已焉
者古人有言盛名之下難居猶願賢表留之意此則
不肖者區區羨所之心耳時方祥暑惟珍愛自厚

與葉殿院

某方出而仕時未嘗敢以函書至王公大人之門雖
篤年盟如殿院重交情如殿院某猶守愚分敢答書
而不敢奉書也退處林壑伏隩潛深姓名愈不得入
帝城矣謹言鯁論天子動色未幾而聞爲左補闕又
朱幾而聞爲中執法某皆不敢以書賀蓋洗長鏡於
牛下繫短艇於鷗邊法不當爾今茲迫不得已輒犯
不韙上書臺端鄭運幹辱一日之知所以望殿院者
不啻老農之望歲責某以羽言者至于再至于三矣

其說以爲秋初得兩台翰俱墮覆蕉兩使者必日以適孤盛心懷比慊慊殿院幸而再屬之爲春請當遂得之闔端於前時就緒於今日某同此拳切敢願與一書趙憲一書樓倉孰謂齊飢發棠殆不可復將前日之雉者所以爲今日之盧也某不勝皇悚引領之至

與樓提舉

某惟世之所藉以干請者二曰勢也曰情也今某將有謁於節下其勢耶則節下一道使者而某投閑之匹夫也抑情歟某固未嘗得一日望未光節下其以某爲何如人哉二者無一可而猶昧昧焉猶喋喋焉則亦有迫不得已者矣始某爲鄭運幹以秋削請有

司者曰後今其伴來以書則臘矣得無愈後乎齊饑發棠皆曰殆不可復不知仁賢襟度與流俗相百儻然而予之則夢鹿也而真失馬也而得所謂特達之知也以勢者挾貴以情者挾故無所挾而言意者惟某爲可乎起舌道於寂寥薄世態之冷暖非節下之望而誰望其若以某爲僭越而斥絕之者某不敢辭

與榮主

某伏以甘雨旣足薰其以風共惟以周姬公之親爲漢宗室之表有赫王社泰山四維天其篤棊我家某生於穹林長谷之間長於窮欄敗瓦之下蓋魚蝦之與侶麋鹿之與遊而已耳不自意乃歲得授經於朱邱講道於絳帷其迂闊之談可厭也而王不之厭其

鄙朴之狀可稽也而王不之憎楚元之詩河間之書固亦不專美於前人矣潛觀嘿察則易之謙撝貧賤者所不能也詩之溫恭富貴者所未有也以故每進其狂瞽之說盡殫其愛助之忠望大王爲史冊英賢爲國家磐石爲天下之鎮公子不但曰漢表之諸侯王徒以上貴介弟爲劉氏祭酒而止也切磋之心雖至講習之樂幾何而裴晉公督九節度之師擇以自從於是詩書而戎行俎豆而軍旅遠藩房不九萬里翹矣方是時大王出餞於楊柳橋之驛謂載於水雲鄉之舟道傍咨嗟觀者駭動故其心事之磊落胸次之崔嵬不能不一二吐之獨不知大王能記憶否也蓋其翔而後集不可以莫之行色斯舉矣不可以莫

之逝言猶在耳而屠羊說返吾肆矣拾墮樵而煮瀑布駕轂鯨而耕荒煙若將終焉豈意其真在廬山也瞻望太息書不盡言惟鈞慈垂亮

與廟堂

某惟禮絕之地峻極于天僻壤遐陬一介之蟣蝨吏其敢以人間書疏塵滓太虛顧某疎庸蒙恩假守蓋以今月十二日領郡事初見吏民具宣君相仁愛元元之盛心與夫統盟學道之至意雖郡如垂磬塵土不遺而紫陽之藏書故存白鹿之講學無恙如使得從簿書期會之外揚厲儒先之緒餘推以及民是亦報稱謹具啓事一通如左敬道其所以然者經邦論道之暇試垂巖電之末光焉某不勝大頌

與陸中書

某惟天子之從臣位貌隆重而某向也窮居而野處幽探而澗飲其棲息固不同也人間書疏自非林壑事蓋於是掃迹於典籤者矣起家爲郡則棠陰蔽帟相去纔年歲耳蕭規如在願聞其所以爲教者謹具啓事一通如左惟垂紳正笏之暇少流觀焉

與王起岩

某束書鄭鄉於今不十年翹一時交舊凡相與看雲於竹溪吟雪於梅塢者猶可一二數飄泊湖海清夜之夢栩栩然塵埃迷人江山愁予其間了不相聞者不獨於左右也表姪承學宇下足見義方靈潤演迤及人甚盛甚休外舅一生刻苦僅領鄉書乃不克試春

闡賁志下世其家書種幾絕今得與王謝家子弟遊或者蓬生麻中耳願少垂情

與吳總鄉

某適讀邸報切知召還嚴近三節在涂正人登朝吾道幸甚恭惟 聖天子厲精之始獨運睿謨乾端坤倪軒豁呈露如一元之氣閉藏磅礴剝極而復明陽以升將使玉藻瓊敷在帝左右精神聚會謨明弼諧以復端拱咸平之盛烈此上意也某至不肖亦知從吏故其身雖草土不能測識然切以爲天運神化固已在風飛雷厲中而所以持之者定力耳某私有以卜所爲上言者

與滁學士友

某伏拜書教懇懇勤勤頌而不規抑非所以玉我也
學校非官府比要相與講切箴規以無愧於士而已
彼儷語何爲者而師弟子間胥爲不情哉某嘗從諸
老遊願與諸君一發揮之大柵不知其愚留之幕府
非其所樂也特以天寒歲莫未可以勞吾親春且和
矣從二三子於林霏巖暝之外有日矣勉旃函養某
敢不脩容以扣

與吳侍郎

某伏想召節在行士之上謁於贊賓削積於筦記蓋
將應接不暇而某獨不能致一書于庭者無他廼者
四輩趣還輿情歡豫以謂主上更新萬化於今三年
邊祲日以騷國論日以非兵日以驕財日以匱聖君

賢相蚤夜訏謨而效猶邈如此非得經濟之學起而
斐翼之政恐補瀉雜下於沉痾之際陰陽錯繆於壞
證之後其憂未艾也禁塗政路虛席尚多四方顛顛
引領望先生之入以刻爲歲庶其有瘳今何爲者乃
以小司空出爲湓江守也某固以爲未足爲朝廷賀
耳非慢非慢

又

某以先生洗濯於碌碌盆盎中僥倖一第然祇事以
來其意自覺鬱鬱有不樂者歲月老於奔走精神荒
於應酬亦可哀已婁上丐歸之請臺榭皆不以爲然
打包徑行則恐大拂制侍意前日曾又入一劄謹錄
呈似金山胥會敢告從容及之

與趙制使

某忽聞羅致師幕司令已具辟書此固他人睥睨而不可得者第區區愚見以爲自領教事於今纔八閱月耳登山有道徐行則不跌頰歇則氣舒惟台慈更少緩之

與吳集撰

某昨侍制橐坐切知先生實主會盟將以區區姓名列剡聞于上山公啓事則又大手筆親爲之伏惟一世膺門少所許可某復何者乃辱題評敬取以觀其間無一字敢當者謹再拜以祗佩樂育之盛心而告於涓隸曰筆削之間蓋少貶焉庶幾聞之朝廷誦之朋友傳之子孫先生無愧辭某無愧色不亦可乎

又

某欲丐一獄麓祠官而去此與已久人若肯爲山林長往計打包便行可也何必繚繞如此獨念制橐知遇不薄其去不可不委曲不圖轉以呈似又勞訓飭讀所與制橐書大增弊帚之重然適以堅其繫匏之意也如此則區區之請不知者以爲邀利知之者以爲邀名徒負不韙耳

與胡司直

某竊諗壽母尊夫人鏘佩瑤池旦日初度而某也司直之同年生也東坡與王定國書云吾兒即公見謂當袖手版而前與子姪列堂下以舞老萊子戲綵衣之斑舉潘安仁知慈顏之觴抑官盛近諛或者其不

謂年家子法當如此謹道其所以而自附於五君詠云

與吳總侍

某比者伏準照牒蒙糾合諸司猥以姓名聞于上會某初入帥幕日與司帑者唱籌較錙銖而老人又欲治歸日以袞袞於是竟不得奉一書道謝惟易之咸感也感不言感而言咸兌說也說不言說而言兌蓋無心之感天下之真感不言之說天下之真說也然則先生奚以某之必謝而後爲感且說哉某行侍老人歸敬當晉謁於賓贊矣

與魏參政

某惟泰階六符躔次在望日夜引領以爲元老盍歸

亟正鈞軸庶幾傳說之輔台德山甫之補袞闕而乃浩其捲懷不可回奪遡月峽而上山高水長傲睨風煙問訊白鶴則先生之退信勇矣抑周公明農在鳧鷖既醉時然猶終不得遂其志今何時也公獨拂衣高卧乎如使一念及天下蒼生殆將蹙然以悲幡然以起不得爲泉石計也某遡風歸艤此意悽斷

與別制置

某屬耳贊書于籤府意謂鞬爲封豕長蛇荐食上國夷我關隴殘我漢沔敢於憑陵無厭者正以諸公袖手於綠野之閑冥心於墨縑之慘而上流是用急也使星西行芒寒色正彼雖韎鞞之醜裔信然狂嗥亦既讐膽而奪之氣矣梁襄王問孟軻氏曰天下惡乎

定曰定于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蠢茲
韃夷惟殘惟忍負戎馬足所過無噍類焉彼蒼者天
寧不蹙額於此禍盈之極必取滅亡伏惟鉞下一世
聲名草木震疊乃敵王愾殲此鞠亮使邊境永清復
見平世則旂常鼎彝有不勝載者矣惟爲國家勉圖
之

與何濂州

某朔風和門冉冉春莫未嘗不引睇三肅也韃爲不
道入蜀入荆上流數千里間有可痛哭流涕者襄州
僅以城免濠湟之外莽爲暴骨矣不知時事竟何如
也伏惟籌幄多暇深爲吾圉良圖之

又

某本冷曹掾若與二三子相從於琅琊山水之間則
必終日翛然超出塵外其得挹史君之談笑而舉觴
以酌山川者當無虛月此樂詎可涯涘迺今投之膠
擾之境界強以叢脞之簿書歷日彌長且不得以頃
刻暇問啓處麾下以某爲樂乎此耶否也乃六月旣
望聞制索以帥幕辟懇辭者無慮數十日日丐一嶽
麓祠官而堂帖下矣非麾下獎進而游揚之亦何以
至是然而非區區之心也或者不察其謂制索爲私
於某矣使此聲在梁楚之間無乃適所以爲累進退
維谷麾下其何以教之

與潘侍郎

某屏廢山林于今三閱歲矣耕雲鋤雨一字不入帝

城所謂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今爲公屈耳平生久
要蓋異姓而兄弟也乃今一居九天之上與吾君講
論唐虞之際一居九地之下與芸夫莠子櫛沐風雨
之交於是乎莫之可以兄弟云也雖然今日而不敢
於兄弟者某之說也今日而不屑於兄弟者豈明執
事之心哉謂明執事而有此心是淺之爲待明執事
也某則不敢始履齋相客有相勞者某荅之曰本自
滄浪一釣竿秋風還我舊沙灘未論表聖宜休去只
作劉蕡不第看書授我猶慙取履位因人莫便彈冠
不然林下何曾見靈澈能拈作笑端不知竟其去不
沾一點化筆也明執事方大用前客又相勞云云未
知吾詩復何如耳久不奉談笑不覺醜縷惟尊明恕

之

與吳相公

某自至廬山每見五老之雲三峽之雪未嘗不喟然
太息以爲蘇李不作二三百年無有以筆墨之奇氣
發山川之英靈者安得吾履齋翁酒酣興逸一吐出
胸中之磊珂而使老門生得以地主梯青壁而鏡之
猶可張吾軍傳後世也思而不可見則奉晦翁之藏
書與其遺墨之在山巔水涯者上之燕几而諗於左
右御者曰吾先生寧一水一石無不可意而愉愉怡
怡乎將一寢一飯不吾暇遑而戚戚咨咨乎寧太虛
爲室與徃古之人神交於冲漠之機乎將大川作舟
與當今之世心兢於風波之險乎寧舍者爭席煬者

爭竈而天地萬物之莫我知乎將飢者求食寒者求衣而形骸尔汝之猶我譏乎老先生必有見於此矣

與陳司業

某惟習菴方以斯道化辟雍而權衡天下士凡士之好修者以不得出門下爲羞某用敢以士白蓋吾鄉有胡兄嵩屢爲有司所推擇而每見輒忸怩曰是區區者何足云人乃以堂上不我知意者吾行不稱其文乎非鄉評何所信某是以輒言之而非敢謁以私也

又

鄉友林金陳鼎新以薦書試禮部盛名之下久矣服膺茲願登龍聞一言以自壯教之以大道之要語之

以當務之急使得發揮於寸晷者固寒峻之所欲聞而國子先生成就之盛心也

與黃漕

某以解艇從斷港中來冪盪之勞苦未蘇醒也雖欲奉咫尺書話疇昔止或尼之竊恃寬涵敢徑率請事滌之胡僉同年進士也襟度磊磊政自不在餘子後沙上草創豈但出無車食無魚如彈鋏者所歎而已某不勝大願願大漕分一枝棲之他日檄筆當自知其不凡耳某輒以士薦無任主臣

與謝少監

某仰惟明執事佩二千石印綬開府之初百函而通爵里者紛如也講習不情之繆敬揆時無用之空談

亦既飫聞而厭聽之矣某敢略惟某祈下之鄙細人也木石之與居鹿豕之與遊而已矣詩不堪煮起而糊其口於四方乃以草茅不除與世少可所至撐觸徃徃炊不及熟而去之蓋自竊第奉常于今二十又三年計其在官不過五合六聚成七考耳牛衣無恙山林日長每歸田廬一字不出柴荆外也如有明執事之至仁聲載塗方將父母吾邦而某則氓也又奚其書之敢謹自道其所以然者具啓事一通如左惟戲下垂覽焉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二

程